沙漠野餐

Posted on [14 十二月 2018](https://xyparadise.wordpress.com/2018/12/14/%E6%B2%99%E6%BC%A0%E9%87%8E%E9%A4%90/) by [kirito93](https://xyparadise.wordpress.com/author/kilito93/)

原文译自eunuch archive

那是一段很长的车程。而彼得牛仔裤里的鸡巴从旅程的一开始就一直硬挺着，他的心里一片混乱。有好几次，他几乎停下来，开着车在原地转了几圈，告诉自己这是不值得的，他会后悔终生的。但是彼特长久以来的执念，在他泄欲时已经幻想过一千次了的性幻想，占据了上风。在过去的20分钟里，当太阳沉入地平线上的山脉时，对迷路的担心超过了对将要发生的事情的焦虑。房子的轮廓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昏暗的沙漠，景观变得愈加空旷，所以当他终于看到地址上生锈的大铁门时，他感到很欣慰。

他只能隐约看见隐藏在一排不整齐的树后面那所房子，及房子上昏黄的灯光。彼特走下车把自己的名字报给了对讲机，当他开口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的恐惧又回来了，但是他的鸡巴仍在裤裆里兴奋的硬挺着。当彼特回到车里时，他的心怦怦地跳动着，焦虑的等待。大门缓缓打开了，这是最后的机会退出了。但他告诉自己，现在不做就永远都没机会了，彼特深吸一口气，把车开了进去。

当彼特驾驶着车靠近房子的时候，他看见许多其他的车停在了碎石路上。卡森，一个高大的，健壮的男人，只穿着黑色的皮革内裤和凉鞋，在屋外等着——挥手让他停下来。

“把你的衣服和钥匙留在车里，”他在彼得下车的时候命令道。

彼得明显被卡森的气势噎住了，只能说:“是的，先生。”然后脱光了身上的衣物，赤裸裸地在车旁边。卡森毫不犹豫的走过来，开始检查彼特生殖器上的脱毛情况。彼特的鸡巴在卡森处理它的时候完全地站了起来。

“很好，现在张开你的腿”。卡森拿起一件像枪一样的东西，拉扯着彼得的卵蛋，并把那个东西塞到彼特的胯部。彼得听到一声微弱的咔嚓声，几乎因疼痛而尖叫起来，仿佛有一打黄蜂蛰在他的阴茎根部。但这种感觉几乎立刻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蔓延的温暖麻木。

卡森等了一会儿，然后用他的大手夹住彼得的两个卵蛋，把它们放在一起。

“觉得怎么样?”

彼得感到了卵蛋上的压力，但只是隐隐作痛。

“没什么感觉,先生。”

“好了,过来。”

当他们绕过房子的拐角时，彼得看见在一个泛着绿色灯光的游泳池旁站着十几个赤身裸体的男人，他们手里拿着饮料，靠在一个泛着灯光的砖砌的露台上。一桌丰盛的自助餐在一旁。不熟悉的乐器音乐在背景中低声演奏着。干燥的沙漠空气在冷却，但仍然很温暖，大多数人都像他一样赤身裸体。但是他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完全勃起的人。彼特在走路的时候，能感受到自己的大鸡巴从大腿的一边到另一边僵硬地摆动着，感觉胯下沉重的一大坨在他两腿间摩擦着。

“肉来了，”有人欢快地说道。

其他人都围了过来。

另一个说:“不错的香肠，巨大无比。”

所有的人都在盯着他的生殖器。彼得觉得他的脸变红了。作为回应，他挺起了胸膛，把自己的鸡巴和卵蛋向前挺出。

“你叫什么名字,孩子?一个英俊的20岁男子问道，他全是赤裸，只在他那半竖起的阴茎下面吊着一颗沉重的铬球。“我总是喜欢知道我吃的是谁。”

“彼得”。

“适当的肉畜名字”。

一个戴着黑色皮带扣的男人说:“龟头是我的。”

“你会像其他人一样抽签的，山姆，”另一个男人说，他们都笑了。

但是彼得的注意力被放在院子的另一边的东西吸引了。他马上就知道那是什么了。

一个经过改装的露天烧烤架，烧烤架上面一个弯曲的金属罩覆盖了大部分顶部。当他和卡森一起走向烧烤架时，彼得看到在烧烤架旁边有一个圆形的开口，里面有一种类似蝴蝶夹的装置。金属罩的背面是隔热的。

当所有人都聚集在烧烤架旁后，卡森要求彼得把手放在他的屁股后面，然后把彼得的手腕绑起来。

“好了,张开你的腿。”

卡森摸了摸彼得的性器官，猛然把他的卵蛋往下拉，然后用手捏来测试了他鸡巴的硬度，之后卡森又撸了几次彼特的鸡巴，并再试了一次硬度。他显然很满意，从一张小桌子上拿了一个大尺寸的老虎钳，然后把一块c形的带有锋利开口的重铁片套在钳子上。

卡森一只手抓住彼得的卵蛋向前拉，另一只手把老虎钳滑到彼特生殖器的底部，往下推，用力压紧老虎钳的手柄。老虎钳将c型铁片紧压在彼特生殖器的根部。尽管有止痛片，彼得还是感到了压力。当卡森放开老虎钳的时候，c型铁皮已经变成了一根深埋在生殖器根部的戒指，彼特的鸡巴和卵蛋立刻开始变暗了。很明显，射精是不可能的——对彼得来说。有几个客人在悠闲地抚摸着自己的大鸟。

卡森松开了睾丸，来回拍打了几下那一坨肉。

“好吧，孩子，走到这里，把所有东西都塞进洞里。”

烧烤架的洞对于彼得的胯部来说有点低。卡森蹲了下来，调整了一个曲柄，把烤架抬高了几英寸。彼得把他的鸡巴塞了进去，虽然已经麻木了他仍能感受到自己的龟头摩擦这烧烤炉的内部。

“就是这样，继续塞进去。”

卡森用他的左手食指和拇指伸进了烧烤架的洞里，抓住了彼得的阴囊，开始把它塞进去。但对他的睾丸来说，开口有点小。卡森弯下腰，把右手伸进彼得的两腿间，找到了他的卵蛋，然后用力把卵蛋按进洞里。

“全部都塞进去，”卡森命令道。“不要浪费这些肉。”

彼得服从了，把他的腰紧紧地贴在金属罩的隔热层后面。

“很好”。卡森把手伸进烧烤炉内一手抓着彼得的鸡巴和卵蛋，用力猛拉着，把他的一切都从洞里拉出来。卡森按下一个开关，弹性极大的蝴蝶夹收合夹住了彼得生殖器的底部，正好夹在c夹型铁皮的前面，发出了一声咔嚓的声音。试探着，彼得放松了身体不再压着金属罩，但他的器官仍然留在洞里，卵蛋和鸡巴都在洞里伸出来，躺在大约有一英尺长，一半宽的烤架上。

“烤熟他要多长时间?”其中一位客人问道。

“大约半个小时，”卡森回答，“但是我们需要把肉固定到烤架上。”

卡森在烤架的一边拿起了一条小铁链，这条铁链被熏黑了，显然是被使用过很多次。卡森把它绕在了彼得的鸡巴上，刚好卡在龟头后的沟里。然后他把链条系在烧烤炉的另一边，正好把彼特的鸡巴压在他的两颗卵蛋上，紧贴着烤架。然后卡森把手拿出来打开煤气，看着烧烤架被自动点燃。

彼得盯着炉火，陶瓷煤开始在他的男性器官下几英寸的地方发出光芒，他能感受着他脸上和身体上的热量，但在他的睾丸上只有一点点温热。彼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再次把腰向金属罩压去，心因为兴奋而剧烈地跳着。终于来了。尽管有麻木和夹紧的感觉，他的胯部还是感受到了紧迫感。

卡森拍了拍彼特的屁股，然后开始用手抚摸。

“这里也有一些不错的肉。”

“你曾经烤过一个完整的男孩吗?””客人问。彼得在烤架上目瞪口呆。

“不，我没有，托尼，”卡森说，“但是我在几次聚会上看到过。”

彼得的血液变冷了。他们是认真的吗?

“活生生的烤吗?“托尼现在已经勃起了，一对大卵蛋在下面晃着。

“其中一个男孩是活的。我不确定另一个。他们在被清洗后，都被麻醉了，并用酒灌肠了。一个男孩的后脑勺被他们用锤子砸了，就像对待一只阉牛一样，另一个男孩就没有。但我认为这两种情况都不会有太大的痛苦。”

“哇，那一定很棒，”萨姆说。他大胆的打量着彼得。“也许我们可以烤了他。”

彼得几乎停止了呼吸。他独自出走，没人知道他在在沙漠里。

“算了,”卡森说。“时间太长了。”

“多久?”

“几个小时。也许下次吧。你们要做些酱汁吗?”

彼得被夹子夹在烧烤炉中。但这次讨论反而增加了他的兴奋。尽管有麻木的感觉，他的鸡巴感觉就像一条铁条顶在他的两腿之间。他闻到了一种烤肉的味道。

几位客人在烤架旁的桌子那排起了长队，他们都在撸着自己的阴茎，并射到同一个碗里。然后卡森拿起那个碗和一个小刷子，用小刷子把碗里的精液刷到彼得的鸡巴和卵蛋上。现在肉很热，精液涂上去后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麝香味，并带有烤猪肉的味道。彼得的胯部发出了柔和的火花，彼特开始疯狂地向烧烤架做着抽插的动作。但他几乎无法感觉到自己的鸡巴和卵蛋，而高潮则集中在他的前列腺上，无法得到释放，只能一直在彼特体内翻滚。

“我想这个男孩刚刚高潮了”有人说，然后他们都笑了。

“是吗,孩子?”卡森问道。

“是的,先生,”彼得气喘吁吁地说。

“很好。这将是你的最后一次高潮，它会让肉的味道更好。”

彼得低头看着自己正被烤着的器官，咧着嘴笑了。他不停地用腰压着隔热罩，扭动着身体。

“先生，”他小声说，又清清喉咙，再试一次。“先生，等……肉做好了，我能吃点吗?”

卡森的客人又笑了起来。“也许,”卡森说。“待会再说。我喜欢一个欣赏烧烤的男孩。”

过了一会儿，卡森解开了锁链。彼得的器官，像往常一样大的鸡巴，在烤架上咝咝作响。彼得饶有兴趣地看着卡森涂上了融化的黄油，又加了盐和胡椒。肉的色泽烤得很好。在卡森工作的时候，彼得在他的胯部感到了仿佛另一个高潮。

又过了十分钟左右，卡森把叉子插进了在彼得的鸡巴里，然后又插进了他的一只卵蛋中，叉子很容易就进入了。“肉似乎已经做好了，”他对一位客人说。

通过使用另一个杠杆，卡森将彼得的器官从隔热罩中释放出来，并命令他后退。彼特的鸡巴和卵蛋，现在变成了一个金黄色大肉块，在他的双腿间垂下，看起来很大。

“切肉时间，”有人喊道，客人们都聚集过来。

“把肉往前推，孩子，”卡森命令道，彼得也服从了。卡森拿起一个隔热手套，从桌子上拿起一把大刀。在彼得和客人们的注视下，他抓住了彼得的器官，把它们拉出来，然后用一个快速的动作把它们从根部剁下来。然后，卡森把热气腾腾的鸡巴和卵蛋放在桌子上的一块砧板上，用叉子把阴茎固定住，然后开始把散发着油亮肉光的大龟头切成一片片。然后他把两颗大卵蛋从阴囊中剔出，把其余的阴茎切成半英寸的块。他用叉子叉着其中的一块阴茎。

“张开你的嘴,孩子。”彼得照做了，卡森把那块鸡巴塞进他的嘴里。

彼得有点喘不过气来，但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咀嚼。那块鸡巴的味道有点像猪肉。他在吃自己的阴茎！彼特闭上眼睛，细细品味。一些旁观者笑了起来。

有人说:“他真的很享受这一切。”

彼得吞下了肉，睁开眼睛，对着周围的客人笑了笑。“这是值得的，”他说。

卡森解开了他的手，拍了拍他的屁股。“好孩子。去玩吧,来罐啤酒，享受一下。我待会再包扎你的胯部。”

后来，在彼得的脑海中，剩下的派对都像是模糊的幻觉。他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在印度的一个汽车旅馆房间。他的第一个想法是，他昨晚做了最生动的关于阉割的梦。他把床单掀起来想撸一发，就像他每天早上做的那样，但是他的胯部没有什么东西，只剩一圈白色绷带和一根导尿管。彼特感到既惊慌又兴奋，真的发生了!他盯着绷带，长叹一口气。他知道自己应该感到伤心，但他真正感到的是遗憾不能再来一遍。不自觉的，彼特想起了聚会上关于烤熟一个完整男孩的谈话，他发现自己在想，他们是否会愿意烤一个已经失去生殖器的男孩呢？

他知道，在不久的将来，他会再次打电话给卡森。